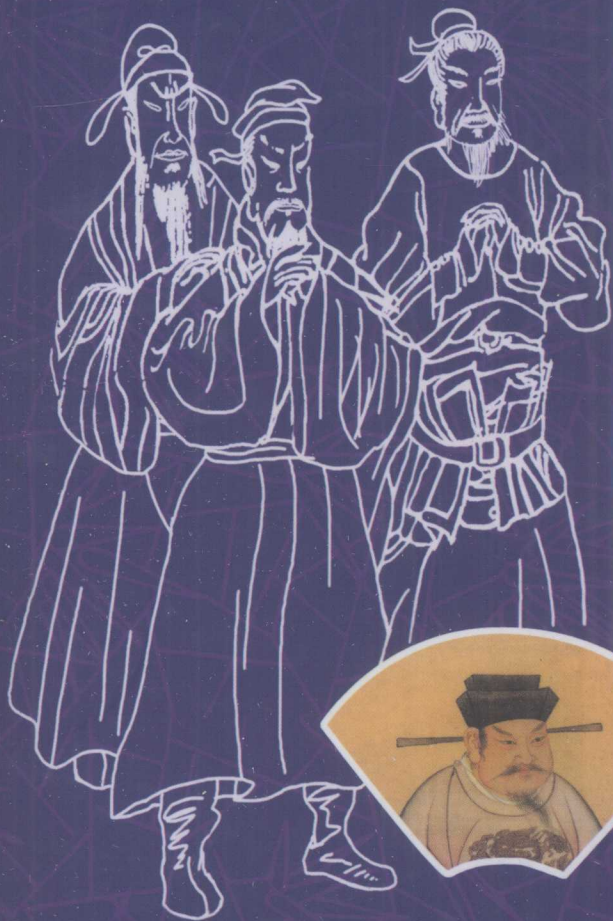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名著传世珍藏本

飞龙全传

清 吴璿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名著传世珍藏本

飞龙全传

〔清〕吴璿 著

765.52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序

己巳岁，余肄业村居，暗修之外，概不纷心。适有友人挟一帙以遗余，名曰《飞龙传》。视其事，则虚妄无稽；阅其词，则浮泛而俚。余时方攻举子业，无暇他涉，偶一寓目，即鄙而置之。无何，屡困场屋，终不得志。余自恨命蹇时乖，青云之想空误白头。不得已，弃名就利，时或与贾竖辈逐锱铢之利。屈指计之，盖已一十有九年矣！

今戊子岁，复理故业，课习之暇，忆往无聊，不禁瞿然有感。以为既不得遂其初心，则稗官野史，亦可以寄郁结之思。所谓发愤之所作，余亦窃取其义焉。于是检向时所鄙之《飞龙传》，为之删其繁文，汰其俚句，布以雅训之格，间以清隽之辞，传神写物，尽态极妍，庶足令阅者惊奇拍案，目不暇给矣！

第余才识卑劣，偏陂脱漏之弊，终所不免。兹顾孜孜焉亟为编葺者，不过自抒其穷愁闲放之思，岂真欲与名人著作争长而璠短乎哉！

时乾隆三十三年，岁在戊子，仲秋之望。东隅吴璿题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苗训设相遇真龙 (1)
匡胤游春骑泥马
- 第 二 回 配大名宴公款洽 (9)
游行院韩妓殷勤
- 第 三 回 赵匡胤一打韩通 (16)
勾栏院独坐龙椅
- 第 四 回 伸己忿雹打御院 (23)
雪父仇血溅花楼
- 第 五 回 赵匡胤救假书生 (31)
张桂英配真命主
- 第 六 回 赤须龙山庄结义 (39)
绿鬓娥兰室归阴
- 第 七 回 柴荣贩伞登古道 (47)
匡胤割税闹金桥
- 第 八 回 算油梆苗训留词 (55)
拔枣树郑恩救驾
- 第 九 回 黄土坡义结金兰 (62)
独龙庄计谋虎狼
- 第 十 回 郑子明计除土寇 (70)
赵匡胤力战裙钗
- 第 十 一 回 董美英编谜求婚 (78)
柴君贵惧祸分袂
- 第 十 二 回 笃朋情柴荣赠衣 (86)
严国法郑恩验面

- 第十三回 柴君贵过量生灾 (94)
郑子明擅权发货
- 第十四回 为资财兄弟绝义 (102)
因口腹儿女全生
- 第十五回 孟家庄勇士降妖 (109)
首阳山征人失路
- 第十六回 史魁送柬识真主 (116)
匡胤宿庙遇邪魑
- 第十七回 褚玄师求丹疗病 (124)
陈抟祖棋较输赢
- 第十八回 卖华山千秋留迹 (132)
送京娘万世英名
- 第十九回 匡胤正色拒非词 (141)
京娘阴送酬大德
- 第二十回 真命主戏医哑子 (148)
宋金清骄设擂台
- 第二十一回 马长老双定奇谋 (157)
赵大郎连诛贼寇
- 第二十二回 柴君贵穷途乞市 (166)
郭元帅剖志兴王
- 第二十三回 匡胤尝桃降舅母 (174)
杜公抹谷逢外甥
- 第二十四回 赤须龙义靖村坊 (183)
母夜叉计和甥舅
- 第二十五回 杜二公纳谏归正 (191)
真命主违数罹灾
- 第二十六回 五索州英雄复会 (197)
兴隆庄兄弟重逢

-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七回 | 郑恩遗像镇村坊
匡胤同心除妖魅 | (205) |
| 第二十八回 | 郑恩无心擒猎鸟
天禄有意抢龙驹 | (213) |
| 第二十九回 | 平阳镇二打韩通
七圣庙一番伏状 | (220) |
| 第三十回 | 柴荣荐朋资帏幄
弘肇被谮陷身家 | (227) |
| 第三十一回 | 郭元帅禅郡兴兵
高怀德滑州鏖战 | (235) |
| 第三十二回 | 高行周夜观星象
苏逢吉耸驾丧军 | (243) |
| 第三十三回 | 李太后巡觅储君
郭元帅袭位大统 | (252) |
| 第三十四回 | 王子让辞官养母
赵匡胤避暑啖瓜 | (259) |
| 第三十五回 | 赵匡胤博鱼继子
韩素梅守志逢夫 | (266) |
| 第三十六回 | 再博鱼计赚天禄
三折挫义服韩通 | (274) |
| 第三十七回 | 百铃关盟友谈心
监军府元帅赔礼 | (281) |
| 第三十八回 | 龙虎聚禅州结义
风云会山舍求贤 | (288) |
| 第三十九回 | 匡胤射龙解水厄
郑恩问路受人欺 | (296) |
| 第四十回 | 郑子明恼打园公
陶三春挥拳服汉 | (303) |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四十一回 | 苗训断数决鱼龙
匡胤怜才作媒妁 | (311) |
| 第四十二回 | 柴荣进位续东宫
匡胤无罪缚金銮 | (318) |
| 第四十三回 | 苗训决算服柴荣
王朴陈词保匡胤 | (326) |
| 第四十四回 | 赵匡胤带罪提兵
杜二公挈众归款 | (334) |
| 第四十五回 | 杜二公纳婿应运
高行周遣子归乡 | (341) |
| 第四十六回 | 高行周刎颈报国
赵匡胤克敌班师 | (348) |
| 第四十七回 | 刘崇兵困潞州城
怀德勇取先锋印 | (355) |
| 第四十八回 | 高怀德智取天井
赵匡胤力战高平 | (362) |
| 第四十九回 | 丁贵力战高怀德
单珪计困赵匡胤 | (370) |
| 第五十回 | 单珪覆没蛇盘谷
怀德被困铁笼原 | (377) |
| 第五十一回 | 冯益鼓兵救高将
杨业决水淹周师 | (385) |
| 第五十二回 | 真命主爵受王位
假响马路阻新人 | (393) |
| 第五十三回 | 陶三春职兼内外
张藏英策靖边隅 | (402) |
| 第五十四回 | 王景分兵袭马岭
向训建策取凤州 | (410) |

-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五十五回 | 课武功男女较射
贩马计大闹金陵 | (419) |
| 第五十六回 | 杨仙人土遁救主
文长老金饶伤人 | (428) |
| 第五十七回 | 郑子明斩将夺关
高怀亮贪功殒命 | (438) |
| 第五十八回 | 韩令坤擒刚孟俊
李重进结好永德 | (446) |
| 第五十九回 | 刘仁贍全节完名
南唐主臣服纳贡 | (455) |
| 第六十回 | 绝声色忠谏灭宠
应天人承归正统 | (465) |

第一回

苗训设相遇真龙 匡胤游春骑泥马

词曰：

世事如棋，从来兴废由天命。任他忠佞，端的难侥幸。
圣主垂裳，勋业昭功令。苍生幸，扫秽除氛，才把江山定。

右调《点绛唇》

话说从古以来，国运递更，皆有定数，治极则乱，乱极则治，一定之理也。天下自唐季以来，五代纷更，数十年间，帝王凡易八姓十三君。僭窃相踵，战争不息，人民有倒悬之苦，将士多汗马之劳。终于立国不长，究非真命之主。

独至大宋，圣人应运而兴。御极以来，削平伪镇，把锦绣江山，奠定十分安固，相传三百年鸿业。历国恁般久长，这也因他神武不杀，仁义居心，所以如此。观其伐南唐时，命曹彬云：“城陷之日，慎勿杀戮；设若困斗，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。”只此数语，便如孟子所谓“不嗜杀人者能一之”矣。然此仁心义闻，虽三尺童子，亦知其为尧、舜之君也，不必烦言多赘。只就他未登九五之时，把那三打韩通，禅州结义，这许多事迹表白出来，可以使闻者惊心，观者吐舌。方知英雄举动，迥异庸愚，毕竟有掀天拔地之形，搅海翻江之势；正如暗中指使，冥里施为，诚有不期然而然者。有诗为证：

龙虎行藏自不同，辉煌事业有奇踪。

时君若肯行仁政，真主如何降九重？

话说后汉高祖皇帝刘智远晏驾之后，太子承祐登基，庙号隐

帝，为人懦弱有余，刚断不足。即位以来，虽不能海晏河清，却也算得烽烟消熄，承平日久，世道粗宁。这时有一位先生，姓苗名训，字光义，能知过去未来，善晓天文地理。他奉了师父陈抟老祖之命，下山来，扮做相士模样，遍游天下，寻访真主。那时正在东京汴梁城中，开着相馆，每日间轰动那些争名夺利的人，都来论相。真个挨挤不开，十分闹热。一日清晨，光义起来开馆，挂了那个“辨鱼龙，定优劣”的招牌，垂帘洒扫已毕，正在闲坐。只见一位青年公子，独自信步进来。光义抬头一看，暗暗吃惊，连连点首。怎见得那人的好相？只见：

尧眉舜目，禹背汤腰。两耳垂肩，棱角分明征厚福；双手过膝，指挥开拓掌威权。面如重枣发光芒，地朝天挺；身似泰山敦厚重，虎步龙行。异相非常，虽道潜龙勿用；飞腾有待，足知垂拱平章。漫夸辟土紫微星，敢比开疆赤帝子。这人非别，就是那个开三百年基业的领袖，传十八代子孙的班头：姓赵名匡胤，表字元朗，世本涿郡人氏。父亲赵弘殷，现为殿前都指挥之职。母亲杜氏夫人。原来赵弘殷所生三子一女：长匡胤，次匡义，三光美，四玉容小姐。这匡胤之生，因后唐明宗皇帝登极之年，每夜在于宫中焚香祝天，道：“某乃无福，因世大乱，为众所推。愿天早生圣人，为生民之主。”那玉帝感他立念真诚，为君仁爱，即命赤须火龙下降人间，统系治世，生于洛阳夹马营中，赤光满室，营中异香经宿不散，因此父母称他为“香孩儿”。后因石敬瑭拜认契丹为父，借兵篡唐，赵弘殷挈家避乱于路，肩挑二子，遇一异人指说，道“此担中乃二天子也；世上说道无天子，今日天子一担挑”，因住居于汴梁城双龙巷内。至后汉立朝，弘殷方才出仕。

此时匡胤正当年交一十八岁，生得容貌雄伟，器度豁达。更兼精通武艺，膂力过人。取妻贺氏金蝉，十分贤淑。那匡胤生性豪侠，又与本郡张光远、罗彦威二人结为生死之交。每日在汴梁城中，生非闯事，喜打不平。

这日清晨，早起无事，出外闲游，打从相馆门首经过，举步进门，意欲推相。却值苗光义闲坐在此，抬头一见，不觉惊喜道：“此人便是帝王之相。吾昨日排下一卦，应在今日清晨有真主临门，不想果应其兆。”立起身来，往外一张，四顾无人，回身即望匡胤纳头便拜，口称：“万岁！小道苗光义，接驾有迟，望乞恕罪！”匡胤一闻此言，不觉大惊道：“你这泼道，想是疯颠的么？怎的发这胡言乱语？是何道理？”光义道：“小道并不疯颠。因见天下汹汹，久无真主，当今后帝亦非命世之姿，特奉师命下山，寻访帝星。今幸得遇，事非偶然。主公实为应运兴隆之主，不数年间，管取身登九五。请主公勿疑。”匡胤听了这一席言语，越然发怒，道：“吾把你这疯颠的泼道！这里什么去处，你敢信口胡言？人人道你阴阳有准，祸福无差；据我看来，原来你是捏造妖言，诬民惑众，情殊可恨，理实难容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立起身来，挥袖撩衣，举手便打。只听得：

劈拍连声，咧喇遍室。劈拍连声，椅凳桌台敲折脚；咧喇遍室，琴棋书画打成堆。炉盖帘瓶，那管他古玩时新，着手处西歪东倒；纸墨笔砚，凭着你金镶玉砌，顺性时流水落花。正是：

一时举手不容情，凭你神仙也退避。

匡胤一时怒起，把相馆中的什物等件，尽都打翻，零星满地。那苗光义见他势头凶猛，一时遮拦不及，只得往后退避。此时过往之人渐渐多了，见是赵舍人在此厮闹，又且不知他的缘故，谁敢上前相劝一声，只好远远的立着观望。

正在喧嚷之际，只见人丛里走出两个豪华公子，进来扶住了匡胤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为着何事，便这等喧闹？”匡胤回头看时，乃是张光远、罗彦威二人，便道：“二位贤弟不必相劝，我还须打这泼道！”二人道：“大哥不可造次，有话可与小弟们说知，我等好与你和解。”匡胤悄悄的说道：“我来叫他相面，谁知他一见愚兄，便称什么‘万岁’。这里鞞之下，岂可容他胡言乱语！倘被别人

听着，叫愚兄怎的抵当？”张光远道：“大哥，你也是呆的，量这个疯颠的道人，话来无凭无据，由他胡乱，自有凶人来驱除他的。你何必发怒，与他一般见识？”罗彦威道：“目今世上的医卜星相，都是专靠这些浮词混话，奉承得人心窝儿十分欢喜，便好资财入手，满利肥身。这是骗人的迷局，都是如此。你我不入他的局骗，也就罢了，闹他则甚？俺弟兄闲在这里，且往别处去消遣片时，倒是赏心乐事，何必在此攘这空气。”说罢，两个拉了匡胤的手，往外便走。

那苗光义见匡胤去了，即忙出来，走至街坊，又叫道：“三位且留贵步，我小道还有几句言语奉嘱，幸垂清听。”遂说道：

“此去休要入庙堂，一时戏耍见灾殃。

今年运限逢驿马，只为单骑离故乡。”

匡胤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你可听他口中，还在那里胡讲。”二人道：“大哥，我们只管走罢了，听他则甚？”那苗光义想道：“我周游天下，遍访真主，不道在汴梁遇着。但如今尚非其时，待我再用些工夫，前去访寻好汉，使他待时而动，辅佐兴王，成就这万世不拔之基，得见淳古太平之象。一则完了我奉师命下山的本愿；二则可使那百姓们早早享些福泽，免了干戈锋镝之灾。”主意已定，即便收了相馆，整备云游。按下不题。

单说匡胤等弟兄三人，缓步前行，观看景致。此时正当清明时候，一路来，但见：

柳绿桃红，共映春光明媚；青尘紫陌，谁闻禁火空斋。木深处，杏花村里，何须更指牧童；市集中，烟柳皇都，那得趋陪欢伯。闹热街心，虽常接纸灰飞蝴蝶；朔雨墓道，却连闻泪血染杜鹃。正是：

可爱一年寒食节，无花无酒步芳场。

当时弟兄三人，随步闲游，观玩景致，固是赏心乐意，娱目舒怀，十分赞叹。正走之间，只见前面一座古庙，殿宇巍峨，甚是清静。耳边又闻钟鼓之声，张光远叫道：“大哥，你听那庙里钟鸣鼓响，

必是在那里建些道场。俺们何不进去，随喜片时？”罗彦威道：“说得有理。我们走得烦了，且进去歇歇脚儿，吃杯茶解渴解渴，也是好的。”

三人举步进了庙门，把眼一张，乃是一座城隍庙，真是破败不堪，人烟杳绝，那里见什么功德道场。匡胤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这座乃是枯庙。你看人影全无，那里有什么功德！我们进来做甚？”罗彦威道：“这又奇了！方才我们在外，明明听得钟鼓之声，怎么进了庙门，一时钟也不鸣，鼓也不响，连人影儿都一个也无？这青天白日，却不作怪么！”张光远道：“是了！常言道‘鬼打鼓’，难道不会撞钟？方才想是那些小鬼儿在此打诨作乐，遇着我们进来，他便回避了，所以不响，也未可知。”匡胤拍手大笑道：“张贤弟向来专会说那趣话儿的，你们猜的都也不是。俺常听见老人家说：‘鼓不打自响，钟不撞自鸣，定有真命天子在此经过。’今日这里，只有你我三人，敢是谁有皇帝的福分不成？”张光远道：“这等说来，大哥必定是个真命天子。”匡胤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张光远道：“适才那个相士说的，大哥有天子的福分。小弟想来，一定无疑。若是大哥做了皇帝，不要忘了我们患难的兄弟，千万掣带做个王子耍耍，也见得大哥面上的光彩。”匡胤道：“兄弟，你怎么同着那相士一般儿胡讲起来！这‘皇帝’两字，非同小可，焉能轮得着我？你们休得胡言，不思忌讳。”罗彦威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却也论不定的。常言说得好，道是‘皇帝轮流转，今年到我家’自从盘古到今，何曾见这皇帝是一家做的？”张光远接口道：“真是定不得的。即如当今朝代去世的皇帝，他是养马的火头军出身，怎么后来立了许多事业，建了许多功绩，一朝发迹，便做起皇帝来？又道：‘寒门产贵子，白户出公卿。’况大哥名门贵族，那里定得？”匡胤道：“果有此事么？”罗彦威道：“那个说谎！我们也不须闲论，今日趁着无事，这真皇帝虽还未做，且妆个假皇帝试试。妆得象的，便算真命。”张光远道：“说得是，我们竟是轮流妆起便了。”匡胤见他说得高兴，也便欢喜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我也不必相让。

这里有一匹泥马在此，我们轮流骑坐。看是那个骑在马上，会行动得几步的，才算得真主无疑。”二人道：“大哥所见甚当。”正是：
沿江撒下钩和线，从中钓出是非来。

当下匡胤说道：“我们先从幼的骑起，竟是罗兄弟先骑，次后张兄弟，未后便是愚兄。”罗彦威闻言，不胜欢喜，口中说了一声“领命”，即便拾了一根树枝儿，走将过去，卷袖撩衣，奋身上马，叫一声：“二位兄长，小弟占先，有罪了！”即忙举起树枝儿，把那泥马的后股上尽力一鞭，喝声“快走”！那马那里得动？彦威连打几下，依然不动，心下十分焦躁，一时脸涨通红，即便骂道：“攘刀子的瘟畜生！我皇帝骑在你身上，也该走动走动。怎么的，只是呆呆地立着？”便把两只脚在马肚子上乱踢，只磕得那泥屑倾落下来，莫想分毫移动。张光远在旁大笑道：“兄弟，你没福做皇帝，也就罢了。怎的狠命儿把马乱踢，强要他走？须待我来骑个模样儿与你瞧瞧。”彦威自觉无趣，只得走了下来。

张光远上前，用手扳住了马脖子，蹿将上去，把马屁股上拍了两掌，那马安然不动。心下也是懊恼起来，犹恐他二人笑话，只得把两只脚夹住不放，思量要他移动。谁知夹了半日，竟不相干，使着性子，也就跳了下来。彦威笑道：“你怎的不叫他行动一遭，也如我一般的空坐一回，没情没绪，象甚模样？”光远道：“俺与你弟兄两个，都没有皇帝的福分，让与大哥做了罢！”

匡胤道：“二位贤弟都已骑过，如今待愚兄上去试试。”说罢，举一步上前，把马细看一遍，喝彩道：“果然好一匹赤兔龙驹！只是少了一口气。”遂左手搭着马鬃，右手按着马鞍，将要上马，先是暗暗的祝道：“苍天在上，弟子赵匡胤，日后若果有天子之分，此马骑上就行；若无天子之分，此马端然不动。”祝毕，早已惊动了庙内神明，那城隍、土地听知匡胤要骑泥马，都在两旁伺候。看见匡胤上了马，即忙令四个小鬼扛抬马脚，一对判官扯拽缰绳，城隍上前坠镫，土地随后加鞭，暗里施展。却好匡胤把树枝儿打了三鞭，只见前后鬃尾有些摇动。罗彦威拍手大笑道：“原是大哥有

福，你看那马动起来了！”匡胤也是欢喜，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这马略略的摇动些儿何足为奇！待愚兄索性叫他走上几步，与你们看看，觉得有兴。”遂又加上三鞭，那马就腾挪起来，驮了匡胤出了庙门，往街上乱跑。

那汴梁城内的百姓，倏忽间看见匡胤骑了泥马奔驰，各各惊疑不止，都是三个一块，四个一堆，唧唧啾啾的说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怎么出了这一个妖怪，把泥马都骑了出来？真个从来未见，亘古奇闻。”一个道：“不知那家的小娃子这等顽皮？若使官府知道了，不当稳便，只怕还要带累他的父母受累哩！”一个认得的道：“列位不必胡猜乱讲，也不消与他担这惊忧。这个孩子，也不是个没根基的，他父亲乃是赵弘殷老爷，现做着御前都指挥之职。他恃着父亲的官势，凭你风火都不怕的，你们指说他则甚？”内中就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，听了这番言语，即便一齐挤在马后，胡吵乱闹，做势声张。光远见势头不好，忙上前道：“大哥，不要作耍了。你看众人这般声势，大是不便。倘若弄出事来，如何抵当？你快些交还了马，我们二人先回，在家等候。”匡胤道：“贤弟言之有理，你们先回，俺即就来。”光远二人竟自去了。

匡胤遂把泥马加上数鞭，那马四蹄一纵，一个返身复跑到庙内，归于原所。匡胤下马看时，只见泥马身上汗如雨点，淋漓不止，心内甚觉希奇。即时转身离庙，回到府中。不题。

却说那些看的人民，纷纷议论，只说个不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。正是：

好事不出门，奇事传千里。

这件事传到了五城兵马司的耳边，十分惊骇。说道：“怎的赵弘殷家教不严，纵子为非，作此怪异不经之事？妖言惑众，论例该斩。况此事系众目所睹，岂同小可！我为巡城之职，理宜奏闻。若为朋友之情，匿而不奏，这知情不举的罪名，亦所不免。我宁可得罪于友，不可得罪于君。”遂即合齐同等官僚，议成本章，单候明日五更，面奏其事。只因这一奏，有分教：督藩堂上，新添了龙

潜风逸的配军；行院门中，得遇那软玉温香的知己。正是：

人间祸福惟天判，暗里排为不自由。

毕竟汉主听奏，怎生发落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配大名窦公款洽
游行院韩妓殷勤

词曰：

恩谴配他乡，斜倚征鞍心折。花谢水流无歇，幸有章台接。可人何必赘清吟，只要情相合。萍踪遇此缘，回首天涯欲别。

右调《好事近》

话说巡城兵马司闻了匡胤戏骑泥马之事，一时不敢隐瞒，遂即连夜修成本章。至次日清晨，隐帝设座早朝，但见：

画鼓声连玉磬，金钟款撞幽喧。静鞭三下报金盃，文武一齐上殿。个个扬尘舞蹈，君王免礼传宣。从来上古到如今，每日清晨朝典。

文武既集，有当驾官传宣，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班。”道言未了，只见左班中闪出一官，俯伏金阶，口称：“万岁！臣御史周凯，有事浚奏。”隐帝道：“卿有何事？可即奏来！”周凯道：“臣有本章，上达天听。”遂将本呈上。当殿官接本，展开龙案之上。隐帝举目观看，上写道：

臣闻圣人不语怪，国家有常经。语怪，则民志易淆；经正，则民心不乱。一其章程，严其典则，非矫制也，盖所以检束乎民心，而安定夫民志者也。伏见都指挥赵弘殷之子赵匡胤，年已及壮，习尚未端。昨于通衢道上，有戏骑泥马一事。臣窃谓事虽弄假，势必成真；况乎一人倡乱，众其和之，积而久焉，其祸曷可胜言！将见安者不安，而定者无定矣！臣